

中 国 小 说 史 料 丛 书

淞隱漫錄

王 鐘 ●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中 国 小 说 史 料 丛 书

淞隱漫錄

王 韬●著
王思宇●校点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淞隐漫录/王韬著；王思宇校点.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1

(中国小说史料丛书)

ISBN 7-02-002833-0

I . 淞… II . ①王… ②王… III .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 近代 IV . I2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3061 号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9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2

198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22.20 元

自序

六合之大，存而弗论；九州之外，置而不稽。以耳目之所及为见闻，以形色之可徵为纪载，宇宙斯隘，而学问穷矣！昔者神禹铸鼎以象奸，惜其文不传于今。或谓伯益之所录，夷坚之所志，所受之于禹者，即今《山海》一经是也。然今西人足迹，遍及穷荒，凡属圆颅方足、戴天而履地者，无所谓奇形怪状如彼所云也。斯其说不足信也。麟凤龟龙，中国谓之四灵。而自西人言之，毛族中无所谓麟，羽族中无所谓凤，鳞族中无所谓龙。近日中国，此三物亦不经见。岂古有而今无耶？古者宝龟为守国之器，今则蠢然一介族尔，灵于何有？然则今之龟亦非古之龟也，甚明矣。好谈神仙鬼怪者，以为南有五通，犹北地之有狐。夫天下岂有神仙哉！汉武一言，可以破的。圣人以神道设教，不过为下愚人说法：明则有王法，幽则有鬼神，盖惕之以善恶赏罚之权，以寄其惩劝而已。况乎淫昏蛊惑如五通，听之令人发指，乃敢肆其技俩于光天化日之下哉？斯真寰宇内一咄咄怪事。狐乃兽类，岂能幻作人形？自妄者造作怪异，狐狸窟中，几若别有一世界。斯皆西人所悍然不信者，诚以虚言不如实践也。西国无之，而中国必以为有，人心风俗，以此可知矣，斯真如韩昌黎所云“今人惟怪之欲闻”为可慨也！西人穷其技巧，

自序

造器致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国是，乃其荦荦大者。不此之务，而反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

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弗为。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桥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呜呼！不佞于是乎穷矣！又见夫世之拥高牙，建大纛，意气发扬，位置自高，几若斯世无足与之颉颃者，及一旦临利害，遇事变，茫然无所措其手足，甚至身败名裂，贻笑后世。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昔者屈原穷于左徒，则寄其哀思于美人香草；庄周穷于漆园吏，则以荒唐之词鸣；东方曼倩穷于滑稽，则《十洲》《洞冥》诸记出焉。余向有《遁窟谰言》，则以穷而遁于天南而作也。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小筑三椽，聊庋图籍，燕巢鵲寄，藉蔽雨风。穷而将死，岂复有心于游戏之言哉？

自序

尊闻阁主人屡请示所作，将以付之剞劂氏。于是酒阑茗罢，炉畔灯唇，辄复伸纸命笔，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惊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则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每脱稿，即令小胥缮写别纸。尊闻阁主见之，辄拍案叫绝，延善于丹青者，即书中意绘成图幅，出以问世，将陆续成书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隐漫录》。呜呼！余自此去天南之遁窟，住淞北之寄庐，将或访冈西之故园，而寻墙东之旧隐，伏而不出，肆志林泉，请以斯书之命名为息壤矣。世之见余此书者，即作信陵君醇酒妇人观可也。

光绪十年岁次甲申五月中浣淞北逸民王韬自序。

目 录

自 序	1
-----------	---

卷 一

华璘姑	1
纪日本女子阿传事	5
许玉林匕首	9
仙人岛	13
小云轶事	17
吴琼仙	21
贞烈女子	25
玉箫再世	30
朱仙	35
莲贞仙子	40
徐麟士	45

卷 二

何蕙仙	49
白秋英	54
郑芷仙	59

目 录

周贞女	64
杨素雯	69
冯香妍	74
廖剑仙	79
眉绣二校书合传	84
徐双美	89
萧补烟	93
卷 三	
陆碧珊	98
龚绣鸾	103
心依词史	108
闵玉叔	113
凌波女史	118
三梦桥	123
黎纫秋	128
鹃红女史	133
毕志芸	138
薊素秋	143
药娘	148
卷 四	
仙谷	153
何华珍	158
胡琼华	163
女侠	168

目 录

金镜秋	173
李四娘	178
盗女	183
徐慧仙	188
海外美人	193
乩仙逸事	198

卷 五

笙村灵梦记	203
白素秋	208
阿怜阿爱	213
四奇人合传	218
蒋丽娟	223
尹瑶仙	228
冯佩伯	232
诸晓屏	236
李珊臣	241
葛天民	246

卷 六

夜来香	250
剑仙聂碧云	255
徐仲瑛	260
陆月舫	265
王蟾香	270
李韵兰	275

目 录

鞠媚秋	280
王莲舫	285
胡姬嫣云小传	290
杨秋舫	295
卷 七	
盲娘再世	300
媚黎小传	305
秦倩娘	310
悼红仙史	315
姚云纤	320
鲍琳娘	325
返生草	330
月里嫦娥	335
沈荔香	340
蓝蔚山庄	345
卷 八	
海底奇境	350
海外壮游	355
申江十美	360
乐仲瞻	365
严尊仙	370
桥北十七名花谱	375
泰西诸戏剧类记	380
华胥生	384

目 录

任香初	389
柳桥艳迹记	394
卷 九	
骆蓉初	399
红芸别墅	404
陶兰石	409
梦游地狱	414
杞忧生	418
陈霞仙	423
倩云	428
卷 十	
鹃红女史	433
蛇妖	438
钱蕙荪	443
丁月卿校书小传	449
清溪镜娘小传	454
二十四花史上	459
二十四花史下	465
鹤媒	471
十二花神	476
合记珠琴事	482
田荔裳	487
卷十一	
吴也仙	492

目 录

东部维伶	498
东瀛才女	504
妙香	510
三十六鸳鸯谱上	515
三十六鸳鸯谱中	520
三十六鸳鸯谱下	525
名优类志	530
徐笠云	536
三怪	541
卷十二	
月仙小传	545
十鹿九回头记	549
花蹊女史小传	554
林士樾	558
燕剑秋	562
消夏湾	566
白玉楼	570
薊素秋	574
玉儿小传	579
甘姬小传	584
画船纪艳	589
校点后记	594

卷一

华 璞 姑

璞姑华氏，吴门大家女。幼聪慧。入塾与诸兄竞读，辄出其上。父母尤钟爱之，每谓人曰：“此吾家不栉进士也。”长工刺绣，并娴诗词。诸兄旋附读邻塾。邻生陆眉史，有俊才，丰度超逸，有如玉树临风。与女伯兄交尤莫逆。伯兄字子瑜，每试文，辄冠其曹。偶然窗下课文，终不逮眉史。

一日，分题角艺，帖括外兼及诗赋。眉史固自负诗坛领袖，子瑜素不工韵语，而是日之诗，竟拔帜先登，独探骊珠，压倒元白。眉史心窃疑之，度必倩人捉刀，然弗敢直询也。偶翻阅其课程，见中夹一纸，簪花书格，异常秀媚，末附前诗，字句皆同。因挟之以问曰：“此谁氏子手笔？当出自闺阁中。不直告，必出呈之师长！”子瑜赧然曰：“余女弟璞姑，夙娴翰墨，此其拟作也。愿秘之勿宣。”于是眉史之意，阴有所属。眉史固未议聘，而闻璞姑亦未字人，特终惮于启齿，未敢径白高堂；又虑女有才未必兼貌，将徐聃之而后定。

生家与女室仅一墙隔，其园之西偏，即女卧楼也。时当长夏，生登亭纳凉，徘徊眺望。忽楼窗呀然四辟，女斜倚阑干，支颐若有所思。生骤睹之，惊为天人。生貌固韶秀，女亦爱之，相视目成，久之，始掩窗而下。生归书室，情不自禁，因作咏所见一律，

书之纨扇，以赠子瑜，下并志其时日。诗云：

桃花门巷锁葳蕤，解识春风见一枝。
隔岸好山先露面，照人新月宛成眉。
惊鸿影断迷来路，覆鹿疑深系去思。
不待重寻已惆怅，等闲吹白鬓边丝。

旋扇上诗为女所见，知生之属意于己也，密成四绝，书之金笺，侦兄他出，授婢投于生案。生得诗，审为女作，喜甚，因以金赀重赂婢，遂得达女室。是夕澹月侵帘，明星当户，女方背灯兀坐，顾影长吁。生自后凭其肩，曰：“卿何徒自苦也？”女不虞生之骤至，惊起，询所自来。生曰：“特来践卿诗中之约，岂欲效双文悔其前言欤？”女俯首无词，拈带不语。生遂与订啮臂之盟。由此往来无虚夕，而女之家人固莫之觉也。

时邻省有狄生者，女父所取士也，弱冠登贤书，文名噪甚，特遣冰人求女。女父许之，行聘有日矣。女闻急甚，因与生谋，宛转筹思，计无所出。女哭失声，谓生曰：“君堂堂丈夫，竟不能庇一女子耶！”生窘，逸去。夜半，女取双罗帕结同心带，自缢于梨花树下。及晓，女父母始知，解救不及，顾莫明其死之由，但厚殓之而已。因欲择地，暂寄女棺于僧寺。

生骤闻噩耗，惊怛欲绝，哀痛几不欲生，蒙被而卧，呻吟床蓐，恍惚间，魂已离躯壳。遥见一女子在前，娉婷蹇步，状若璘姑。疾趋就之，则又远不能及。爱呼女名而大号。女若有所闻，驻步少待。及觌面，果女也。女见生，惊曰：“君何为亦至此？此非人间，乃离恨天第一所也。妾以薄命，不得偶才子，暂墮红尘，以完夙孽。君前程方远，且堂上属望方殷，何不速归？”生泣曰：“苟能偕卿同返，愿长居地下耳！”女曰：“然则君姑待此，俟妾闻之主

者，当有佳音。”女去，须臾即返，喜曰：“事谐矣！主者以君情重，令同回阳世成伉俪。君归但启妾棺，妾自可活。”言讫，以手拍生肩，生遽惊觉。因托避人养疴，读书寺中。以贿嘱其僮仆，夜半潜启女棺。女颜色如生时。负置之床，灌以参苓。天将明，女微有声息，星眸乍启而旋闭，朱唇欲语而终止，状似甚惫者。三日始能起立如常。生若获异宝，谋徙居他所。生之舅氏，素居金陵，以乡试伊迩，寄书招生，下榻其家。生遂禀白父母而往，其实一舸西施，将图远避也。

既抵金陵，僦屋莫愁湖畔，临湖三椽，极为幽敞。绿波红槛，碧瓦珠帘。女著茜纱衫，凭阑望远，见者疑为神仙中人。生舅氏遣人屡次往招，生辞以与同试友偕寓，弗可离也。顾舅氏微闻寓中有女子，疑为平康挟瑟者流，隐告生母。生母遣媪往峒，入寓睹女，骇而却走，狂呼白日见鬼。由是女之踪迹渐露。

生度弗可居，渡江至维扬，爰书颠末，求其密友郑生为之斡旋。女父母自女死后，惋惜弗置，每道及女，辄为流涕。郑生固与兄子瑜善，自言有异人授以仙术，能起死人而肉白骨，“君父思女伤心，久恐成疾，曷弗有以解之？吾能为致其魂，如汉之李少卿不足多也。”子瑜白之父，初不信。女母急于一见其女，曰：“盍少试之？即其术不售，亦无所损。”乃以女生平衾褥、帷帐、衣裳、服玩，悉畀郑生，刻期在其家相见。

郑生已隐招生与女至，夜半，郑生燃烛于堂，焚香于鼎，室中位置床榻，如女平时。檀旃氤氲，缭绕一室。乃禹步焚符篆。女父母驻足室外，屏息静俟。须臾，隐隐闻女哭声，自远而近，于香篆中珊珊微步以前。女父母谛视之，果女也。郑生戒勿得相逼，但

可隔牖与语。女缅述死后之苦，并言阴司以其寿数未终，可仍还阳间。月老稽诸婚牒，与邻右陆眉史有夙缘未了，如父母一言许之，可留不去。郑生怂恿招眉史来，愿系赤绳，且力任币聘事。眉史至，请如约。女父母恐骇物听，不敢携归，乃伪为郑生妹也者嫁于陆。嫁之夕，香灯彩仗，驺从颇盛，宾客贺者盈堂。红巾既揭，见者愕眙。由是女往来于华郑两家，有如戚串。逾年，女白父母，卜地葬棺，以掩其迹。舁者举其槨，空若无物，疑为尸解去。因呼女坟为仙冢。

呜呼！始则兰摧玉折，终则璧合珠圆，一死一生，其情愈深。郑生为地下之媒妁，完人间之夫妇，其术则幻，其计则神。彼璘姑者，其将终身铸金绣丝，以报郑生也哉！

纪日本女子阿传事

阿传，日本农家女也。生于上野州和根郡下坂村。父业农，小筑三椽，颇有幽趣，依山种树，临水启门，自具篱落间风景。室东偏紫藤花满架，花时绛雪霏几榻，阿传卧房在焉。阿传貌美而性荡，长眉入鬓，秀靥承颧，肌肤尤白，胜于艳雪，时人因有“玉观音”之称。及笄，风流靡曼，妖丽罕俦。邻人浪之助者，佻达子也，善自修饰以媚阿传，时以玩物馈贻。由是目挑眉语，遂成野合鸳鸯。往来既稔，父不能禁，竟偷嫁之成伉俪，倡随极相得。

无何，浪之助忽攬恶疾，盖癱也。阿传耻之，偕夫遁去。闻草津有温泉，浴之能治癱，僦屋彼处，晨夕往焉。乡人某甲，素爱阿传，闻而怜之，来劝之归。弗从。绢商某挈眷就浴温泉，适与阿传同寓，见阿传事夫甚谨，异之。绢商妾亦小家女，绰约多姿，时就阿传语，始知为同族姊妹行。因劝夫邀阿传共往横滨，延美国良医平文治之。

有吉藏者，横滨船匠员弁也。涎阿传美，思通之，愿任医药费，延阿传夫妇居其家，伺间求欢，狐绥鸨合，极尽缱绻。鱼贾清五郎，侠客也。怜阿传贫，时有所赠。阿传意其私己，欲以身事之。五郎拒不纳。浪之助疾久不瘳，仍偕往温泉，中途遇盗，尽褫其橐中金，哭诉于逆旅主人。绢商适寓其家，时方宴客。婢以事闻，特畀朱提数笏，济其穷。及来谢，乃知即阿传。绢商方独宿